

多年以後，我想我一定會記得我在東華大學起床的第一個早晨。

前一晚抵達東華的時候，是晚上十點，下著雨。志工和她的朋友冒著雨來接我。沒有機車，腳踏車載不動行李，我們只好走路。從志學火車站到涵星二莊有一段距離，我們就這樣走著，邊走邊找話題。話題換了好多個，還是走不到涵星二莊。我只好問或發牢騷怎麼還沒到，企圖消除聊天間隙的沉默的尷尬。

等我終於到了宿舍，謝過了志工後，走進房間，我並沒有太多驚奇——宿舍是宿舍應該的樣子而已，只是比以前大一點罷了。一直到閉上眼睛睡覺前，我都沒有覺得什麼。

那時我感覺我是應該要覺得有些什麼的。我從大陸坐了兩個小時飛機來，完全不一樣的環境，完全不一樣的口音，嚮往已久的探索。我應該對即將展開的四個月有激動，有期待，可能是因為疲憊，我閉上眼睛就睡著了。

我睜開眼睛的時候是 8 點，我清楚地記得那個時間。我走到靠近窗戶的方向，天氣晴朗，2 月份的花蓮的空氣是有一點涼涼的，吸進鼻子剛好的感覺。經過海岸山脈的陽光斜斜的投射到窗外的車棚，我沒有見過那麼透徹純淨的陽光。在車棚和我之間隔了一片綠地。草地上有樹的斑駁的影子，芭蕉葉因為風的關係輕輕搖動。

那是一副畫，一副讓人覺得“這應該是不錯的一天”的畫。那的確是不錯的一天，校園很大，我沒有看地圖就開始探索，管他呢，我喜歡亂走。

走過涵星一莊和花師教育學院之間的道路，我被山巒和雲還有大片的草地嚇了一跳；走到湖畔餐廳附近，風把附近樹上的殘葉都吹了下來，樹葉是黃色的，和著風聲落下來，像下著雪，我又被嚇了一跳；走到樹蔭下的自行車道前，春天長出來的葉子和枯黃的葉子都被 9 點鐘的陽光照著，我再一次被嚇了一跳……到現在我要離開了，我走過花師前面的黃花林（一條道路都種了會開黃花的樹，我不知道樹的名字，就叫它黃花林吧），風把黃花吹了下來，黃花像星星一樣盤踞著地面，我有點想哭。

有同學說他們一開始也像我一樣感動，但是時間一長就覺得無聊了。或許吧，但是對於我來說，四個月的停留，一點都沒有助長我的無聊心緒。我仍舊喜歡每天在陽臺看著“畫”吃早餐；我仍舊喜歡每天出門的時候邊看著山巒邊走直到不得不轉變方向去牽車。

對於一個即將離開的交換生來說，習慣是很糟糕的事情，特別是對於在一個舒適的地方生活的習慣。在離開前的這幾天愈來愈有這種糟糕感覺了。我原本生活的大學，和東華比起來，是個很糟糕的地方。我害怕我回去的時候會不習慣以前的環境。

在東華的生活，一點都不現實——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有想象過一個生活，學習的環境可以這樣自由，舒適，安靜。就像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長到最後，你都差點以為這個夢是真的了，但是期末的到來，入臺證上的離開日期，收拾行李的同學，一個接一個的道別，這些種種的跡象，都在告訴你，該起床了，那種感覺真是太糟糕了，你差點以為你可以永遠活在夢里，卻不得不起床面對原本的生活。這趟穿越夢的航班即將降落，塔臺已經安排號降落的跑道，飛機油箱里的燃料不允許我再繼續在夢里遨遊，起落架已經打開，我不得不降落了。

總說做人要懂得感恩，面對我接受東華大學的這些恩惠，現在的我，不知道該做什麼來回報。

我想在這裡說一聲謝謝。

然後道一聲告別！

